

HBO巨制《血战太平洋》原著，20世纪最佳战争回忆录

《兄弟连》姐妹篇

汤姆·汉克斯再度联手斯皮尔伯格

“只有他，九死一生的幸存者，

能为我们再现那场战争和战争中的人。”

——汤姆·汉克斯

地狱就在海的那一边

HELL WAS AN OCEAN AWAY

THE PACIFIC

血战太平洋

之瓜岛浴血记

[美国] 罗伯特·莱基 著 王瑞泽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地狱就在海的那一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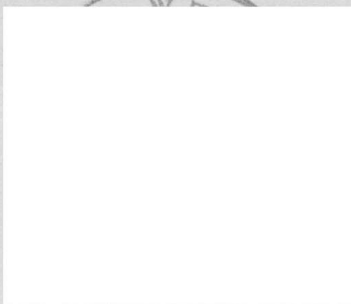
HELL WAS AN OCEAN AWAY

THE PACIFIC

血战太平洋

● 瓜岛浴血记

[美国] 罗伯特·莱基 著 王瑞泽 译



I7/2.45

L026-2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战太平洋之瓜岛浴血记/(美)莱基(Leckie, R.)著;王瑞泽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6

书名原文:Helmet for My Pillow: From Parris Island to the Pacific
ISBN 978-7-5447-1234-7

I. ①血… II. ①莱… ②王… III. ①纪实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4614 号

Helmet for My Pillow: From Parris Island to the Pacific—A Young Marine's Stirring
Account of Combat in World War II by Robert Hugh Leckie
Copyright © 1957 by Robert Hugh Leckie, 1979 illustrations by Bantam Book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Marsh Agency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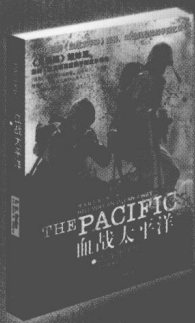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0-069 号

书 名 血战太平洋之瓜岛浴血记
作 者 [美国]罗伯特·莱基
译 者 王瑞泽
责任编辑 唐晓萌 何本国
原文出版 Bantam Books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译林出版社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2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234-7
定 价 2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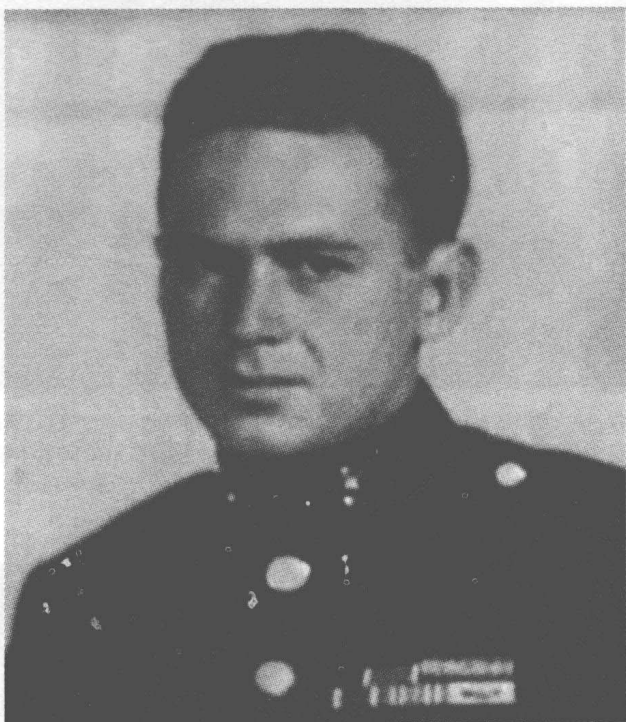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同步推出《血战太平洋之决战冲绳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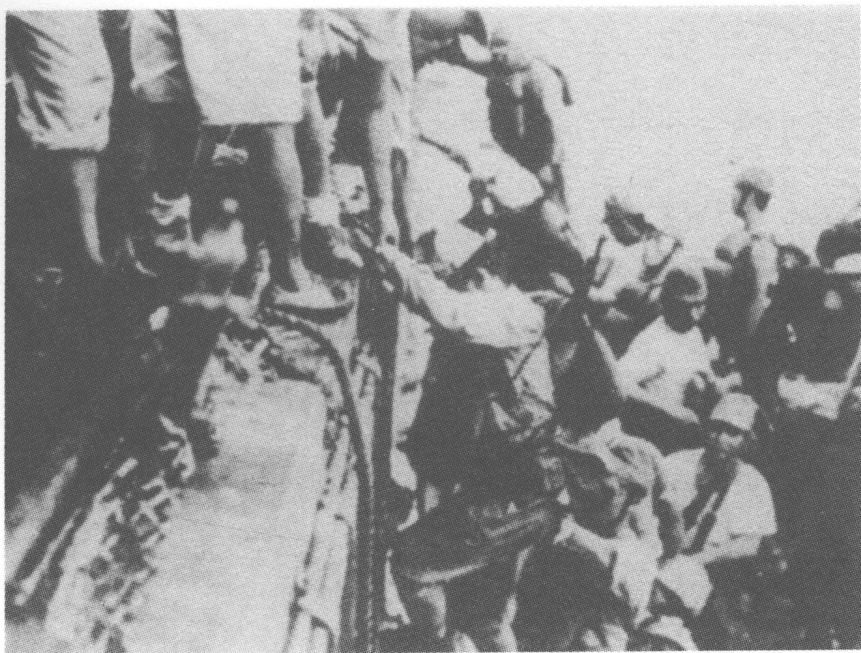


作者E. B. 斯莱奇 (1923—2001), 美国海军陆战队前队员, 大学教授, 作家。

珍珠港事件后, 进入亚拉巴马的马里恩军事学院就读。1943年, 20岁的E.B.斯莱奇违抗父命, 执意加入海军陆战队, 因为“晚了就赶不上参战了”。作为一名迫击炮手, 斯莱奇亲历了贝里琉和冲绳战役, 虽然此前经过了长时间的严格训练, 但贝里琉登陆仍让他感受到了强烈震撼。战争间隙, 他在随身携带的一本《新约》上做了大量笔记, 后整理成本书。战后斯莱奇成为一名生物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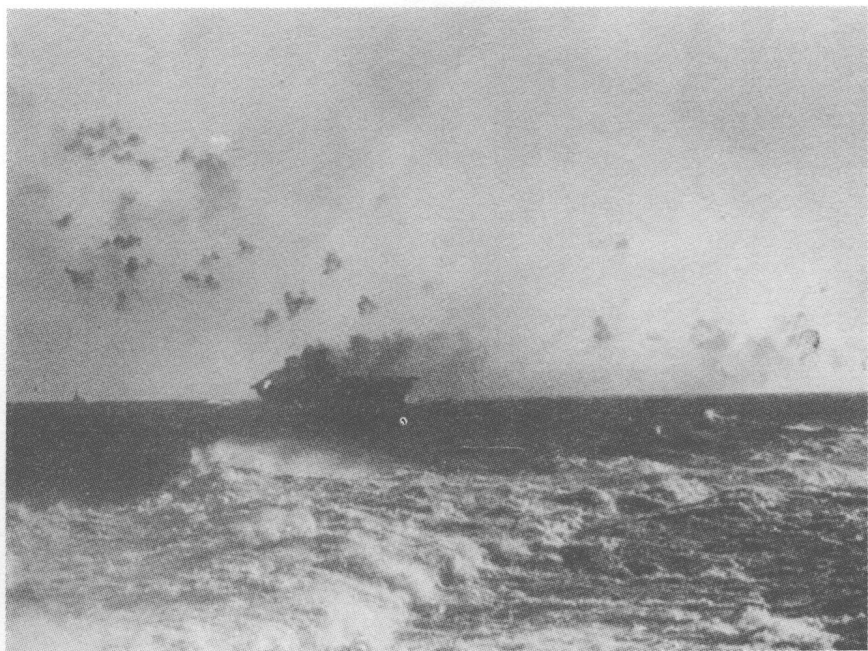
本书作者罗伯特·莱基 (1920—2001)



1942年8月，日军失守瓜岛后，开始实施“老鼠输送”（盟军称为“东京快车”）行动，每于夜间向瓜岛运送援军，清晨返航。图为日本士兵正在登上驱逐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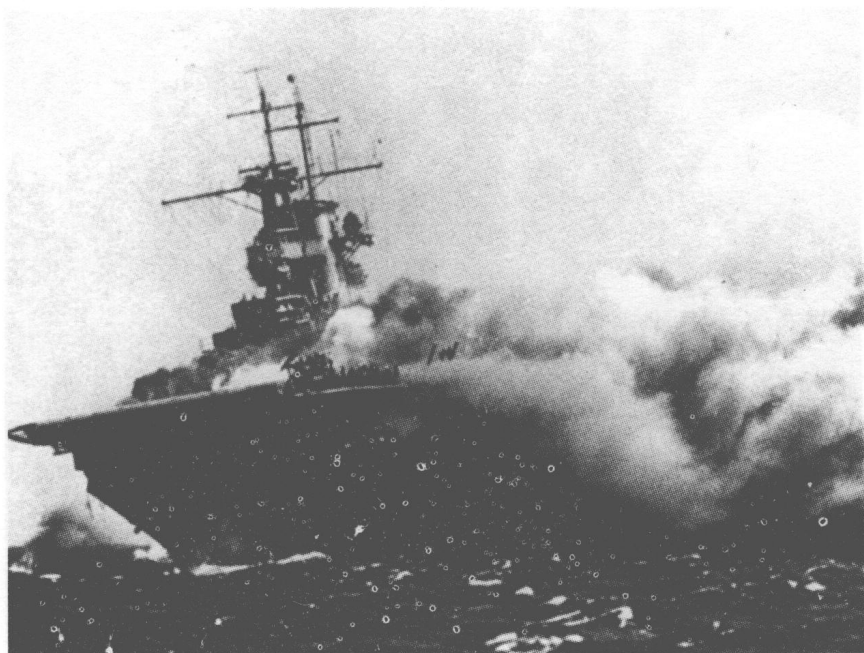
1942年8月21日，特纳鲁战役后瓜岛沙洲上的日本士兵尸体



1942年8月24日，东所罗门群岛战役中美国海军企业号航空母舰（CV-6）严重侧翻



1942年9月，瓜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支巡逻队正在涉水穿过马塔尼考河



1942年9月15日，美国黄蜂号航空母舰（CV-7）在遭到鱼雷袭击后不久起火
燃烧



1942年10月25至26日，瓜岛亨德森机场战役后日本陆军第二步兵师士兵的尸体



1942年11月，瓜岛，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正将日本兵尸体从位于克鲁斯角附近的日军掩体中拖出



1942年11月前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师的一队新兵于瓜岛上行军间歇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在战争中倒下的人们

那只手

“日本坦克被摧毁了。我站起身来，向机场方向走去。大概在二十码开外的地方有一辆坦克还在燃烧。一些敌人的尸体还在坦克里面。狙击手耷拉着脑袋挂在坦克上，就像塞在圣诞袜里的洋娃娃。

“转身离开的时候，我差点踩上一只人手。我赶紧说了一声‘对不起’，但是定睛一看，原来那是一只断手，或者说是一只脱离了人身体手。它静静地躺在那儿——五指张开，手心朝上，干净，能干，孤苦伶仃。

“我无法把目光从那只手上移开。那只手孤独地躺着，仿佛被遗弃了一般，不再是某人身体的一部分，不再是他的助手，看到那只手就看到了战争的野蛮和荒唐。”

译者

王瑞泽 民盟成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从事计算机编程工作，后进入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发表专业论文二十余篇，著有《计量经济学》；译著有《奥巴马演说集》、《奥巴马演说集之白宫岁月》、《税收经济学》、《从一无所有到百万富翁》、《三种教育方法成就孩子一生》等。



目录

- 1 **第1章 新兵**
“母亲把我送到门口,眼神里充满忧伤地说道:‘愿上帝照看你’”
- 23 **第2章 海军陆战队员**
“我们像被宣告有罪的人,灵魂已入地狱”
- 53 **第3章 勇士**
“话音未落,只感到一排灼热的子弹擦着我的鼻子飞过”
- 135 **第4章 花花公子**
“我望着她,她吹灭了蜡烛”
- 161 **第5章 刺头**
“给我一个团的刺头,我将征服整个世界”
- 192 **第6章 老兵**
“明天,我们的双手就会沾满兄弟们的鲜血”

100 100 100 100

第一章

新兵

第一节

1942年1月15日清晨,纽约教堂大街上冷冷清清,刺骨的寒风呼啸而过。就在这一天,我离开故乡新泽西州来到纽约,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

和日本开战还不到四周的时间,威克岛就陷落了。珍珠港事件对美国来说的确是人间悲剧,是美国人的奇耻大辱。人们都在哼唱着草草谱写的战歌,但浓郁的爱国情怀却无法掩盖人们低落的情绪。歇斯底里的情绪似乎在每个人的眼神后面蛰伏着。

然而这一切对我没有多大影响。我意识到父亲就在我身边,和我一道顶着北风躬身前行。我能够感觉到下身尚未愈合的新鲜伤口还在隐隐作痛。伤口缝合线早在几天前就拆掉了。

我在珍珠港被偷袭后的第二天就申请入伍,但是海军陆战队坚持要求我先做包皮切除手术。这项手术花费了我一百美元,不过至今我还不确定我是否把这笔钱给了那位医生,但有一点我是确定的:在那个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没有几个年轻人是带着这种伤疤奔赴战场的。

我们穿越了泽西草场,乘坐伊利号通勤车,最后乘船过了哈得孙河来到纽约的闹市区。今天早上我们在家里都没心情吃早餐。母亲病后初愈,她没有哭泣。这既不是一场令人肝肠寸断的生离死别,也不是一次雄

赳赳气昂昂的出征——总之，这是一场很难用言语形容的离别场面。

在这场战争中，能让人产生无边无际英雄主义情怀的，不是一首煽情歌曲，而是别的东西：逆来顺受。母亲把我送到门口，眼神里充满忧伤地说道：“愿上帝照看你。”

就像我们无语地穿越了泽西草场一样，我们又在教堂大街90号铜制转门前无声地道别。父亲快速拥抱了我一下，又以同样快的速度扭头离开了。爱尔兰门童微笑着上下打量我。

我走了进去，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

领着我们宣誓的上尉把仪式精简得一塌糊涂。我们都举起了手，又随着他把手放下来。就这样我们成了海军陆战队员。

士官长是我们的临时教官，他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知道我们已经成为海军陆战队员这样一个事实。那些从他嘴里不经意冒出来的不带重字的脏话日后成了我耳熟能详的家常便饭，这些话让一个一辈子都在辱骂中生活的人感到浑身自在。在随后的岁月里我将遇到他的上司，不过眼下当他驱赶着我们过河抵达一辆停靠在霍博肯的军训火车时，他看上去就是至高无上的神。但是，当我们这群三四十人的新兵登上列车看着他向我们道别时，他的眼神里竟然充满了柔情和善意。

他站在火车的第一节车厢里——他是一个中年男子，身材瘦削，但是微微隆起的啤酒肚即将毁掉他的威风。他穿着海军陆战队蓝色制服，外面是常见的合体的森林绿大衣。绿色和蓝色对我而言是一种奇特的颜色搭配，在当时看来尤其如此：海军陆战队制服的花里胡哨、深浅相间的蓝色覆以安静祥和的绿色。

“你们要去的不是一个安逸的地方，”士官长说道，“当你们到达帕里斯岛，你们会发现那里的生活和平民生活完全不一样。你们不会喜欢那里的！你们会认为那里的人很夸张、很愚蠢！你们会认为那里的人是你们所碰到过的最残酷、最让人讨厌的一群人！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要

是那么想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不想惹麻烦，你们现在就得听我一句话：闭上你们的大嘴巴，他们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要干什么！”

说到最后他情不自禁地咧嘴笑了起来。他知道岛上没有比他更正常的教官，于是情不自禁地咧嘴笑了起来。他知道他的忠告对我们而言就是过眼烟云。

“遵命，中士，”有人大叫起来，“谢谢您，中士。”

他转身离开了我们。

我们称呼他为“中士”。但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后我们再不敢对军衔低的海军陆战队一等兵直呼其军阶，而是恭恭敬敬地称呼他“长官”。不过此刻平民思想的光辉还在照耀着我们。我们身着便装，霍博肯市民们讨价还价的喊叫声还萦绕在耳边，我们还秉承着一股公民对士兵礼貌性的轻蔑态度，再说我们中又有谁怀疑过自己不久就会得到提升？

我们乘火车赶往华盛顿，一路上沉默无语，相安无事。但是等我们到达首都换乘了火车，气氛便似乎活跃了起来。其他从东部各地招募来的海军陆战队新队员们陆续到达。我们这支分队是最后到达的一批，也是最后一批被塞进老式木制火车里的，火车喷吐着浓烟，全身黑乎乎地散发出燃煤的气味，正等待着沿海岸线一路南下，把我们运到南卡罗来纳州去。也许正是因为这辆火车破破烂烂，老气横秋，我们兴高采烈。这个肮脏的、气喘吁吁的老古董让我们情不自禁地欢笑起来。有人故弄玄虚地宣称在座位下面发现了一个铜牌，当他煞有介事地“读”上面的文字时，我们哄堂大笑：“该车属于美国历史博物馆费城分馆财产。”车厢里靠煤油灯照亮，靠铁炉子里的炭火取暖。风似乎从四面八方扑来，木头和车轮的碰撞声和摩擦声不绝于耳，听上去像是无休止的哀嚎。尽管这是一辆怪怪的老爷车，但是我喜欢它。

随着离华盛顿越来越远，舒适感也消失殆尽。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